

经济腾飞中的文化翅膀

□孙荪

我面前摆着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厚重而又典雅的两部文学作品,同题为《雁鸣金秋》,一为诗歌卷,一为散文卷。实际上它是一部大书。其诗歌卷收诗歌284首,散文卷收散文118篇,分别是1000多篇来稿中选出来的。

以我的阅读视界,这些诗文的质量之佳,作者在诗歌界散文界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不能不让人击节赞叹。难怪编者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从“雁鸣湖金秋笔会”这棵树上采摘的两大筐果实。

故事都是从这个“雁鸣湖金秋笔会”开始的。

以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命名的笔会,自2000年开始,居然一发而不可收,18年连续举办了七届。先是邀请省内作家、诗人、记者,然后国内名家,也有海外作者,随着影响力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文学界、新闻界乃至文化界各方大家和文艺爱好者,欣然而至。仅就诗歌界而言,中国诗歌学会的几届会长和河南诗歌学会的领军者悉数光临。今年河南省散文学会索性把一届散文年会放在中牟。名家接踵而至,自然留下了批量新制佳作,同样自然而然,媒体和期刊上关于雁鸣湖、关于中牟的文章信息,连篇累牍,不胫而走。

真想不到,雁鸣湖畔的文学雁阵,在21世纪,这样劲健地飞了起来!

这在中牟县的历史上,肯定是绝无仅有的。在文学的意义上,以如此的规模,对现实触及的如此广度,对历史激活的如此深度,对文化开发的如此强度,无论放到哪个县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当然,雁鸣湖的文学雁阵的起飞,不是湖畔文学的“自鸣得意”,不是不问世事的无病呻吟。是土地上长出来的花木,是接地气的笑声忧叹,是言之有物的文章,是经济腾飞改革开放的现实孵化出来的时代产儿。

抓住机遇,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劲健的口号。更有号召力的,叫做抓住战略机遇期。

中牟县正是在这里为文学雁阵造就

了深厚的背景和充分的条件。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县飞速发展的真实情景,不禁常常想起上面两句话。

所谓“平平常常的小县”,当然不是看不起历史上的中牟县。但实话实说,它多少年以来,确实确实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县。无论县域规模、人口、山川、物产、文化等,皆乏惊人之处,也没有想到它有“暴发”的可能。

斗转星移,中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到了。21世纪到来前后这一段时间,郑州东区往东,各路神仙都看好了中牟这块宝地,争先恐后接踵而至,大显身手。于是,成规模的汽车制造产业,大型文化创意产业,高规格的地产项目,以及新型医疗、教育机构,新业态的商业服务业,高科技农业,绿博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贾鲁河及其他水系治理,等等,眼看着,一个小县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等重要指标,一步步走到全省县级的前列,一方充满现代气息的田园都市、都市田园,在这里拔地而起。放在几十年前,只要有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会引起人们的惊叹,可现在是星罗棋布。真如一位诗人所咏叹的“中牟是一枚金色的纽扣”,虽然不大却十分靓丽。也如一位评论家所点赞的,“美丽中牟是美丽中国的缩影”。

这样,就容易理解文学家们来到中牟之所以产生那么多诗文的因果联系了。首先是中牟“大地上的文章”激励着作家想写、要写,乃至不能不写,然后才有笔下的华章。

同样是这块地方,改革开放早期可没有这么幸运。官渡古战场遗址和雁鸣湖黄河湿地也曾引起政府包括开发商的注意,但那时囿于眼光短浅,格局狭小,尤其是限于财力,搞不出名堂。我作为游人曾经来探访过。但是,觉得湮灭久远的古迹没能激活,风景不过尔尔,除了道路不畅,几乎没留下可记的印象,也就没怎么在意。那时的它们很少来到文人

的笔端。

今非昔比,还是那一方土地,内涵几乎完全不一样了。中牟声名鹊起。这自然首先缘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一个劲健的文学翅膀。

这就是本文开头说的雁鸣湖金秋笔会。改革开放不是单线的推进,而是社会历史全面的狂飙突进。既解放了生产力,更解放了思想,同时激活了想象力,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

但这是就社会发展的大势而言,具体到某个时代某个地方,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学艺术繁荣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形成,还必须靠人的自觉。古人有两句话来说明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一句是诗人须得江山助,一句是江山也要文人“捧”。

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正体现了这种自觉精神。笔会的组织者要为文艺家搭建一个开阔眼界、驰骋神思的平台,换言之,也就是为中牟搭建一个传播、宣传的文化高地。这个清醒的意识源于两个坚信:一个是文艺家到了中牟,得“江山之助”,能够写出好文章;一个是这些“捧江山”的文章能够助推中牟经济社会发展。

当然,这是难的。需要高明得体的策划和落实能力,真诚智慧的邀请和通联工作,不厌其烦的服务,费用的筹措和使用,还有文稿的征集、催促、修改、编辑、出版、发行。组织一次,不易;还有二次,三次,以至七次,每次要有人员、内容、形式的变化,则其困难难以预料了。总之,好事办好,需要花大力气。

文化建设往往难以立见成效。建立好的平台不易,难的是长期坚持精心打造,唯有坚持才能成功。主持者有思想、有信念、有毅力,不是搞“神仙”会,“热闹”一下,“形式”一场,而是坚韧不拔地做下去,做好,成果才能显现出来,影响力才能发挥出来。中牟雁鸣湖金秋笔会的宝贵意义,正在这里。



折叠的风景(组诗)

□潘新日

寿圣寺

这个秋天还在等待,等了那么多年
让修成正果的黄叶,在缭绕的烟雾里
找到香火的真身
我不比寿圣寺的双塔,月光
越是皎洁,琉璃瓦的袈裟就越醒目
天亮的时候,小和尚把木鱼当作细软
在佛光里还俗,那一两声钟响
如我,化身禅意,在雨滴里成活
我要把大宋的青砖撤去,把王位
从窗户里传下去,那些成天打坐的佛
把水喊在一起,惊心动魄地
道出了他们看到的孤独

雁鸣湖

雁鸣湖只是一个名词的雨点而已
被你的竹叶轻轻素抹了,我说出的话
是成片的竹林,正在给
遍野生长的翠鸟疗伤
翅膀们和羽毛的风摆一样悠长
雁鸣湖的月色开始漫过堤岸
芦苇的头发开始变白
雁阵可以飞越黄河
却不能抵达牧野的湖底
夜色浓郁时,我在猜想
那一湖星星的倒影
可是萤火虫点燃的万家灯火
秋风萧瑟,我把碧绿,用鱼的鳞片
按照野草的排名,编织民谣
我说,湖水泱泱,船桨斜依成佛
你就喊,总有一天
黄叶会跟着脚印,在梦境里皈依

绿博园

那么多的植物
不敢在同一季节怒放,昨天
绿博园里的花谢了,湖水依然
波纹里荡漾着九月新鲜的鸟鸣
起风了,漫天的黄叶追赶着秋霜
怀念秋藤缠绕的花香
我的脚印在透水的瓷砖上作茧
路边枯黄的野草、蚂蚁和吊虫
还有掉了魂的青蒿
在叶脉的深处挣扎
绿博园依旧是绿意天下
四季紊乱的景象里
柳枝还在和飘飞的蒲公英恩爱
白云悠悠
犹如湖边列队的古树
一棵接一棵地救出异草
也犹如花草树木的内宫
犹如待选的妃子
痴心不改,略施粉脂
那么多绿色涌来时,旁边落叶的几棵
多像落单后被罚站的房屋

博士课堂的礼物

□毕淑敏

自1998年以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课程。老师是香港的教授,同学中有多位国内赫赫有名的心理学家,每日上课,颇多收益。除了学习到国际上最前沿的心理学知识以外,还因为常有人出国或是到外地讲学,回来时,总为大家带来诸多礼物,早上到校时,便有出人意料的惊喜。

比如有人捧出日本产的以鲜贝为原料的糖果,大嚼之后,教室内的空气如同海滨浴场。有人从台湾阿里山带回糯米火腿夹心的小团子,大伙说和咱们的肉粽子相比也没见好到哪里。还有水灵灵带着叶子的广东“妃子笑”“糯米滋”荔枝,正宗美国迪士尼乐园买来的米老鼠巧克力……总之,或许那物件说不上名贵,但都远道而来,有一番出处和讲究的。

我带过两盒礼物。一次是从新疆回来,背了半面口袋的杏仁,晶莹剔透宛若内含白玉的琥珀,吃一口甜酸倒牙。还有一回接到朋友自江西寄来的茶叶——浮梁崖玉。按说江西有名的茶是“婺绿”和“庐山云雾”,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崖玉”时,可能脸上的神色不够虔诚,那朋

友不说道,会背唐朝白居易的《琵琶行》吗?

我说,不敢说一字不差,大体上差不多吧。

朋友道,那我考考你。诗中那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京都女子的丈夫,到哪儿去了?

我一时发蒙,想不出这样一位从未正面露过脸的人物,究竟干嘛去了。

朋友看我为难,启发道——就是“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下一句。

我苦笑道,完了,我老年性痴呆了,想不起来了。烦你直接端出谜底吧。

朋友说,那句是“——前月浮梁买茶去。”商人抛却了多情多艺的琵琶女,就是为了抢着去买这浮梁茶叶。自古以来,本茶出产甚少,每年只有百斤。可见这茶是何等的名贵!

今年接到邮寄来的茶叶,我带去了教室。从此喝茶的时候,大家就戏说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音响起。

2000年6月的一天,我第三次带礼物到教室。同学们看我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好奇地说,今天我们又能

吃到什么好东西了?

我说,好吃是好吃,但是此刻不能吃。

有同学不服气道,我就不信,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现在吃?

我笑而不答,在同学们的众目睽睽中,从牛皮纸袋里缓缓掏出了我的礼物。

它们是大蒜头。枚枚外衣雪白,形态紧凑致密,硕大如儿拳,辛香之气弥散空中。

众哗然。说,毕淑敏,你是否家在农村有往来密切的亲戚,不然哪里来这样新鲜上等的好蒜?

我说,30多年前,我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兵,战友很多来自河南的中牟县。那里是潘安故里,也是盛产大蒜的基地。这蒜就是我的战友的朋友到北京来开会所赠,今日带来,一是让大家长长见识,得知世间有如此的好蒜。二是有一种怀旧和温暖的感觉,也请大家一道分享。

同学们将大蒜头珍惜地收藏起来。那位原来准备当场一品为快的同学说,今天回家,要让夫人包三鲜馅饺子,才不辜负这样的好蒜啊。